

“地铁站”中的环境关怀

周 昕

内容提要:庞德的“地铁站”不仅仅是意象派诗歌的标本诗,也寄予了庞德对环境的关怀。结合庞德 1913 年写作此诗的背景和感受,通过研究当时地铁车站的实际环境,发现庞德在诗中实际上表达了对工业化破坏的环境的忧虑,对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花和人的赞叹,体现了他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关怀,无论是自然的花还是社会中的人。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 “地铁站” 环境关怀

作者简介:周昕,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20 世纪美国文学和文学翻译。

Title: On Pound's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Abstract: The exemplary poem of Ezra Pound's imagism—"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is embodied with his environmental concern. The writing background, his then emotion and the status quo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at that time in Paris taken into account, it is discovered that Pound showed his melancholy towards the industrialized environment and his appreciation of flowers and men living in the hard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 reaches that this short poem verifies Pound's care for all kinds of life, including the flowers in nature and men in society.

Key words: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uthor: Zhou X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nd doctoral candidat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major study interest cover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poetry, modern American fic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美国意象主义大师埃兹拉·庞德的压卷之作“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不仅开创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还被誉为“意象主义”的“标本诗”(黎志敏 102)。国内对意象派诗歌“地铁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此诗对意象派原则的探讨,对意象派诗歌与中国的意象诗歌进行比较,庞德对中国古体诗的借鉴以及对“地铁站”的翻译及其评价上。本文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地铁站”进行解读,以期获得对这首玲珑短诗获得新的理解。

—

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出现一样,意象派诗歌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在流派的

背后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尤其是近现代的工业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给人们传统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压力。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压抑在人们心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们心中的浪漫情调与虚幻信仰,艺术家们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一下子手足无措,只能在迷失自我、失去中心的“荒原”上迷惘地面对现实。但为世人立言的天职与使命感使他们很快便收拾心情,抛弃了对田园风光、风花雪月的吟诵和对浪漫理想的追求,转而开始了对人类命运等命题深刻而沉重的反思。西方世界成为一个失去信仰而弥漫着幻灭的精神荒原。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着文学的嬗变。作家们虽然在精神的荒原上迷惘、痛苦,但又寄希望于新的文学形式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各种现代派文学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应运而生,意象派就是其中之一。

在表现形式上,意象派对后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感伤、甜得发腻的比喻和庸俗的训诲忍无可忍,于是用新的艺术形式作为精神和情感的栖居之地。它的矛头直指后浪漫主义的空洞无物及滥情化倾向,意在使诗歌具有凝炼和客观的品性,文字要简洁,感情要含蓄,意象要鲜明具体;整首诗要给人以雕塑感,线条明晰有力,坚实优美,同时兼有油画的浓郁色彩。意象派诗歌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首次在英语诗歌中明确提出“意象”的概念。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情的复合体”(“回顾”108)。创造意象的时候,理智与情感这些主观的介入,无疑表现了诗人对外部世界的体认。

二

“地铁站”仅有两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s;(人丛中这些幽灵般的脸)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黑压压湿枝头上的花瓣)。(范岳 38)

要解读这首诗,必须首先了解它创作的直接背景。1916年在《高狄埃布热泽斯卡:回忆录》中,庞德写道:

三年前,我从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走出,突然看见一张美丽的面庞,接着又是一张张秀美的面孔,然后是一张娇好的孩子的面容,接着又是一张动人的妇人面孔。整整一天我试图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但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来传达那种可爱的瞬间感受。那天夜晚,我仍在为此而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突然,我获得了一种表达方式。我并不是指找到恰到好处词语;它是一种对应物,不是语言,而是斑斓的色彩和一个一个的单意象。单意象可以叠加,也就是说,可以把一个形象置于另一个形象之上。我发现

这种方法能帮我摆脱地铁车站情感的困境。我写了一首30行的诗,但又把它毁了。半年之后,我又重写变成了15行。一年之后,我又模仿日本俳句写下了这两行诗。(Pound, *Gaudier-Brzeska* 86)

很显然,走出地铁站,映入庞德眼帘的是瞬间的美感,这种美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个印象是1913年留下的。庞德认为,既然画家能用色彩来表达情感,诗人为什么不能用意象来表达呢?这种灵感导致了他《地铁站》的创作。通过对庞德回忆录的理解,众多学者分析了“地铁站”的内涵。王玉说,当诗人走出地铁站时,突然看见一张张美丽的面孔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这些美丽的面孔显得格外光亮,这幅景象让酷爱东方诗画的庞德联想起被雨淋湿的黑色桃树枝干,点缀着朵朵鲜艳的花瓣。“我们可以把地铁的暗淡光线、人群的拥挤、都市的繁忙和阴湿给人的精神压抑作为背景,然后再把美丽的面孔(体现了诗人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向往)投射到这样的背景上,这种感情和思想的交融,就是这首诗所要表达的内容”(王玉9)。概括地说,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是:人们在忙碌而压抑的都市生活中对自然美的突然而短暂的体会(王玉9)。王晓莉也说:“在庞德笔下,许多张美丽的面庞构成的应当是一朵灿烂的生命之花。[……]黑湿的地铁是阴霾禁锢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写照,更暗示着都市人潮湿、暗淡的心情。没有辽阔的绿色田野、无拘无束的羊群,吹笛子的牧童和羞涩的少女,有的只是冰冷的机器、密密匝匝的房屋和嘈杂的人群。然而,生命却依然在脉动,依然有像诗人这样的生命在思考”(王晓莉123)。然而,原诗中的看到“脸”为什么会变成诗人对“自然美”的体会呢?为什么说面庞是灿烂的生命之花呢?

许多学者从庞德的意象理论出发,对“地铁站”的意象营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庞德如何运用意象的叠加作为把人的脸庞隐喻为花瓣的技术手段。除了王玉、王晓莉是这样,刘禹轩也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面庞和花瓣这样的意象如何叠加起来作为一个“复合体”,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地铁站》进行了解读:

地铁车厢无疑是沉闷的,在鱼贯而出的斑驳人流里连续出现了一些女人和儿童的美丽可爱的面孔,明眸皓齿,神采飞扬,艳如桃李,转动照人,使眼前和心头都为之一爽,不能不使庞德产生一种“突发情感”而不能自己。这是一种“感受”,需要表达出来,但他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文字。那人群,那面孔,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成了许多“颜色小斑点”,红的、白的、黑的、灰的,不断地在他的心目中呈现,逐渐组合为两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意象:一个是“人群中出现的这些面庞”,一个是“潮湿黑树枝上的花瓣”。(刘禹轩54)

意象的叠加无疑使庞德看到了人面桃花——地铁车站走出来的妇孺的脸如花瓣一般美丽。“人面”其实就是平常所见的“人面”，为什么庞德在地铁车站对此突然有了感悟呢？查阅很多研究“地铁车站”的论文，没有找到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地铁车站”的意义似乎与意象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现断裂。

三

还是走进现实中的地铁车站。进入了 21 世纪，中国的地铁车站里面干净、明亮，气派，我们想象不到庞德在诗中所用的“湿”和“黑”。今天，国外的纽约、伦敦的地铁车站相对中国的车站而言，显得朴实得多，不过灯光明亮，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地铁都是电气化的轨道交通。翻开轨道交通的历史，可以发现，第一条电气化地铁交通始于 1896 年的布达佩斯，由此，过去象伦敦地铁里由蒸汽机车牵引的地铁造成的地铁通道内的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于是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地铁大规模兴建高潮持续到 1925 年（顾保南 8）。巴黎的地铁也于 1900 年开始兴建地铁，1907 年 7 月 19 号正式开通。巴黎的地铁一开始就已经是电动机车，地铁车站里面没有浓烟，“人面”不会被车站里的烟雾萦绕，所以“面庞象幻影一样”不是烟雾造成的。1907 年地铁开通的第一天没有多少人愿意乘坐地铁，甚至很多人认为地铁是穿行于地下黑暗中的怪物，阴冷、黑暗都是事实。巴黎市民哈瓦尔夫人是极少数第一天就乘坐地铁的少数勇敢者之一，她描述说：

那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地铁站里却冷得出奇，站台上只有几个人在昏暗的灯光里若隐若现。车来时，车厢里空无一人，结果这节车厢里也只有我们家七八个人，我们一直坐到万生门车站下车。当大家走出地铁站重新沐浴在阳光里时，每个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大家都说，明媚的蓝天确实要比‘车库’好多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地铁站就像一个大车库。（转引自周家高 34）

除此之外，列车编组是第三节木制车厢，车厢狭窄，座椅硬，乘坐不舒服；另一方面，地铁使用硬制车轮，起动和制动性能差，噪音巨大，因此地铁车站里的环境让人们恐惧和担忧。到 1913 年，巴黎地铁车站的状况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客运载量大大上升。直到 1953 年，巴黎的地铁才开始使用橡胶轮胎，行驶的速度和乘坐的舒适度才有提高（谭耀圣 咸同庆 24）；而且在 1953 年之后的近 20 年里，地铁车站的照明系统才逐步改善。

回想一下 1913 年的巴黎地铁车站的真实情境，再看看哈瓦尔夫人的一席话，庞德在地铁车站里的真实心境就不难看出来。在两行短诗中庞德对地铁车站里面人们面对的环境境遇给与了同情，对现代工业社会下人们生存的环境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当时的地铁车站空间狭小，匆匆而过的人群显得拥挤不堪，

照明系统不能和现代科技的人造光源相比,车站内光线阴暗,自然就有压抑的感觉。人群行色匆匆,似乎也是要尽快逃离黑暗、阴湿之地。阴暗的空间里人也没有办法看见他人的美丽。换言之,以地铁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压抑,要摆脱压抑就得走出车站的环境。当庞德走出车站时,也正如哈瓦尔夫人走出车站一样,重新沐浴在阳光下,重新被自然所关爱,心情豁然开朗,也自然能体会到人间的美丽。刚刚还是“车库”一样的黑暗、潮湿、阴冷,一会儿后走出车站令人长长舒了一口气,看见一张张秀丽的脸,激起了庞德瞬间的理智与情感:理智表现在庞德发现了身边的美,并用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在《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借助表达的媒介不是语言而是对应物、色彩和单意象);情感表现在对美的主观认识,人的面庞的美丽犹如花瓣。按照庞德的意象主义主张,“准确的意象”能使情绪找到它的“对等物”,因此主张用可感的意象代替主观情绪的发泄。于是庞德所说的一个意象在“地铁车站”里创造出来——面庞和花瓣叠加成一个复合体。

地铁车站是工业化的产物。诗作“地铁车站”反映了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地铁车站内外的两种环境构成对照。从认知的观念来看,两种相对的事物互为对立面,互为对方意义产生的基础。庞德对“人面”的感悟得益于地铁车站内外截然不同的环境。没有车站里面黝黑的空间、阴湿的空气和冰冷的铁轨,就显现不出花瓣美丽的价值。花瓣是黝黑、阴湿、冰冷环境下的脆弱的生命,是恶劣环境下的生命之花;当人面被喻为花瓣时,人也成为生命之花,是人的生存环境被工业化破坏后残留的生命之花。人的美在地铁车站里是发现不了的,已经被诸如地铁这样的现代工业的恶果所掩盖。但是当庞德走出地铁站时,他发现人的美还是存在的,一旦离开恶劣的环境,它就彰显出来。庞德在“地铁车站”诗中实际上表达了他对生命美的赞叹,暗示了他对生命所处的环境的忧虑,他对人的美、花的美都表现出“怜香惜玉”之情。

由是看来,庞德的“地铁车站”体现了他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关怀,不论是居于困境的生存生态中的人,还是自然生态中的花。这不正是庞德十分推崇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上天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吗?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范岳:《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Fan Yue. *Collection of British & American Imagist Lyrics*. Shenyang: Liaoning UP, 1986.]

顾保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

[Gu Baonan. *Urban Rail Transit Engineering*. Wuhan: HUST Press, 2007.]

黎志敏:“庞德的‘意象’概念辨析与评价”,《外国文学研究》3(2005):97-104。

[Li Zhimin. “An Analysis of and Comment on Pound's Concept of ‘Imag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05): 97-104.]

刘禹轩:“方程式和意象叠加——《在地铁车站》试解”,《山东外语教学》1(1995):52-55。

- [Liu Yuxuan. "Equation and Image Juxtaposi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1 (1995): 52-55.]
- Pound, Ezra.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Bodley Head. 1961.
- 庞德：“回顾”，郑敏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戴维·洛奇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 "A Retrospect." Trans. Zheng M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 Ed. David Lodge. Shanghai: Shanghai Yiwun Press, 1987.]
- 谭耀圣 咸同庆：“巴黎地铁百年祭”，《交通世界》10(1997):24-25。
- [Tan Yaosheng and Xian Tongqing. "100 Anniversary of the Metro in Paris." *Transpoworld* 10 (1997): 24-25.]
- 王晓莉：“从《在地铁站上》看意象派诗歌的特色与成就”，《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02):121-24。
- [Wang Xiaoli. "Imagism: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A Case Study."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6 (2002): 121-124.]
- 王玉：“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试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山东外语教学》2(2001):8-10。
- [Wang Yu.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t Poetry—On Ezra Pound's Imagist Poem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2 (2001): 8-10.]
- 周家高：“巴黎地铁今昔”，《城市开发》2(2003):33-34。
- [Zhou Jiagao.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Metro in Paris." *Urban Development* 2 (2003): 33-34.]

责任编辑：韩 霞